

## 陸城賁鄆攷書史記田叔傳后

余少讀史記田叔傳，漢書外戚恩澤侯表，卽疑叔籍陸城爲陸城之誤，卽侯馴鈞，卽爲鄆之誤，牽於人事，未深攷也，間以補綴縣志，頗資舊聞，史漢錯誤，所在多有，茲將其關於束鹿者，稍爲論定，以備治沿革者要刪焉，攷班志營山郡有井陘，中山國有苦陘，此外凡郡國一百三，縣千三百十四，道三十二，侯國二百四十一，別無以陘命名者，唯中山國有陸城，準之地望，其地近趙，而陘陸字形最易濶，據此則陘城乃陸城之誤，後人特未深攷耳，白起傳，秦昭王四十三年，白起拔韓陘城，六國年表韓世家，並言韓桓惠王九年，秦拔我陘城汾旁，張守節云，陘音刑，秦拔陘城於汾水旁，陘城在絳州曲沃縣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，陘城之名，史記凡四見，是韓有陘城，則趙中山不宜再有陘城也，又史表陸城侯劉貞，旣誤爲陘城，陸地侯劉義，亦誤爲陘城，司馬貞云，漢表作陸地，在辛處，於理爲得，且貞義皆中山靖王子，似不能以兄弟二人，同時並封於一城，據此陘字爲陸字之誤，益復明白，此又寫書者不明地理，只知韓有陘城，未聞中山有陸城，辛處有陸地，遂並陸城陸

地，皆誤爲涇城也，而叔傳起曰，田叔者趙陸城人也，結又大書特書曰，陸城今在中山國，史公之不憚煩，一再鄭重以言之者，正所以明陸城在戰國屬趙，至漢改屬中山也，不然，則史記七十列傳，三十世家，從無如此詳明以注籍貫者，而陸城今在中山國七字，又何所取義哉，樂史以漢志有非涇無涇城，遂以田叔爲非涇人，誠爲可笑，錢大昭漢書辨疑，陸城中山縣，地志作陸成，古字通，史記作涇城誤，蜀志以陸城爲涿縣亦誤，錢坫斟注地志集釋，既知涇陸之誤，疑不能決，乃有或先爲涇城，後改爲陸城之語，汪遠孫地志校本，竟疑陸爲涇之誤，據田叔傳以改地志，校猶不校，其疏殊甚，志地之書，禹貢職方而後，漢書地理志，元和郡縣志，最爲翔確，漢志中山陸成，卽隋唐鹿城，今之東鹿也，錢坫云，廣義同，鹿陸字通，李吉甫樂史並云，隋開皇十八年，改安定爲鹿城，取縣東故鹿城爲名，而實字記少一故字，故鹿城者，漢之中山古陸成也，顧祖禹謂陸城在博野，何陋謂陸城在蠡吾，錢坫謂陸城在新樂，皆非，錢大昭只言陸城史作涇城誤，不注明今爲某地，洪亮吉雖言鹿城，而未詳命名之所自，顧何洪錢，皆治地理，精於攷據，尙有此失，其他

蓋亦難於徵信矣。高祖功臣侯貫侯，史表作齊侯呂，漢表作齊合侯傅胡害，南雍本閩本，則作齊侯合傅胡害。酈道元錢大昭張錫瑤，皆作齊侯呂博，後漢書耿純傳，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，奉迎世祖於貫，貫誤爲育，武帝元鼎元年，侯傅坐殺人棄市，史作傅，漢作猜，宣帝元康四年，胡害玄孫茂陵公士世詔復家，哀帝元壽一年，詔賜胡害爲後將爵大上造，而元壽之前，元帝建昭元年，封梁敬王子平爲貫鄉侯，或者侯傅棄市，貫縣降爲貫鄉與，史無明文，不敢臆斷。顧祖禹謂貫鄉卽貫邑，據此則貫侯名胡害，殆無疑義，然合傅非複姓，齊合侯費解，齊侯呂，未審爲名爲姓，徐廣曰，呂一作台，台呂合傅博，字形相似，要之皆亂於後人改竄，不然，以司馬班氏之識，記一功侯姓名，萬不至乖錯如是也，按漢書酈凡二見，地志豫章有酈陽縣，王莽傳，析宰將兵數千屯酈亭，而後人所謂酈縣，地志作酈，酈屬鉅鹿，酈屬太原，酈在太行東，酈在太行西，東西七八百里，劉昭郡國志，有酈無酈，光武擊銅馬於酈是也，証之酈鈞以齊哀王舅封侯，坐濟北王興居反弗救免，魏志崔林傳，太祖定冀州，召除林爲酈長，林清河人，家貧單步之官，後又擢爲冀州主簿，